

屈騷指掌



胡
文
英
注

屈 騷 拍 掌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清〕胡文英注

屈騷指掌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外東興隆街五十一號

北京中國書店發行

北京琉璃廠東街一一五號

一九七九年十月

定價每冊一元七角

屈騷拍掌



王序



吾友晉陵胡文英質餘氏博雅善著書尤嗜屈
騷旣斷取漁父以上爲正文復益以二招其餘
則置不錄嘗慨王氏逸洪氏興祖諸注紕扃甚
多卽晦翁朱子攬撫雖勤往往于攷據訓詁猶
疎遂手自鈔撮爲之解誼食貧居賤東西游走
輒攜行篋中採剝修改至三四過稿始具余讀
其書于地理名物攷索最精不爲空言疏釋而
騷人之旨趣自出其有刊落舊說別豎新義者

蓋必稽之往籍按之目驗而後著之未嘗苟駁
前師譌辭脞說以相詆訐從來屈注當以此爲
第一家質餘洵所謂好學深思多聞博物之君
子矣按太史公及劉向論次屈子于離騷外別
叙餘篇不以全書通目爲騷也班氏則以屈子
所自著者曰賦王氏采衆家之依放者盡附之
故題曰楚辭至蕭統始以諸篇皆謂之騷劉勰
辨騷亦然此書題署大氏從蕭劉氏云余獨疑
質餘曩嘗刊莊子矣茲又將刻屈騷行世夫此

二書者皆余之所篤好質餘爲人甚修飭絕不
類莊周放曠而屈大夫者放逐煩懣詞多鬱伊
若質餘則行高而心寬伏處自適彈琴咏歌其
閒居則嘿嘿然行于道塗則循循然夫何離憂
之有哉余不知其相感于百世之上者何義也
旣爲題其端又舉以訊之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夏五月西莊居士王鳴盛

題于京師青棠館



自序

余注屈騷最久辛巳夏晤王禮堂先生于都門
先生擊節歎賞爲余序其端茲流光荏苒又二
十五年矣恐久而散軼爰校而梓之亦不忘嗜
芟嗜痂之癖云爾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春三月下浣武進胡文英

繩崖氏識



屈騷指掌

凡例

一屈賦二十五篇、班氏承史公之舊、蓋湘君湘夫人作一篇、大司命少司命作一篇、皆合廟分獻也、自王逸不知九歌之爲九、遂釐出二招、又列入諸家之作、今觀諸作、謂抒其感憤則得矣、至和平懇惻、有關於性情政治之得失、終莫能與屈賦並也、今仍班氏原文、槩刪諸家、收入二招、故第名之曰屈騷、

一屈騷年次已遠，無可考次其先後，第于隱躍有據者，分注其時地于各篇之下，讀者心穎神探而得之，則可。至近時坊本，多以意顛倒舊章，非王逸原書次第，未免爲有識所笑。今捫出九辨諸作之外，槩依王逸本先後次序，蓋亦慎而闕疑之意也。

一屈賦中多有錯簡，緣古者竹帛分裂，師承各異，遂失正定。余于此書讀時甚多，解時甚少，記誦更絕不繫心，是以與古詩樂府互爲流

環沈鬱、俯仰吟嘯、迄今二十餘年、初則不放過實字、後并不肯放過虛字、是以敢與舊說稍立異同、然第注之曰、此句宜在某句上下、疑在應在某句上下、不敢妄發議論、誠不願讀者肆爲凌躐、得注者之意、忘作者之神也、一屈賦列題于左、古也、第古人帛卷由左先展、故識之曰右某篇、欲使學者見題辨物、或所求非此篇、則仍卷之、非有他意也、今旣用逐篇紙卷、則先展由右、題亦宜在右矣、故悉從

文選之例、標題在右、其實與在左一也、

一屈騷字句、各本不同、要當以語句渾厚、上下文虛神和洽者爲主、至字之今古、酌之洪興祖朱晦菴諸本、詳審上下文、別無深義而怪者、恐係揚雄劉向增入、則從恒用之字、稍有可疑、及與周秦經史子集互相根據者、仍用古字、

一屈騷之注、一壞于穿鑿、再壞于詭隨、總于學問思辨四字、有義襲躐等諸弊、蓋穿鑿緣心

躁詭隨緣心浮，古人博學不遺于俗諺，審問
不棄于芻蕘，慎思不入于元渺，明辨不執夫
固我，虛公之至，則我不生薑于樹，人不腫背
于駝。

一屈騷之注，自王逸至今，百有餘家，余注屈時，
不看諸解，惟求其理之是，神之順，情之曲，摯
無所不到，而銖黍不失乎正，其有不得者，沈
日夜設身處地求之，求之不得，而後檢諸解
之是非，其有是者，無論前賢時彥，必表其名。

不肯竊美。

一屈賦篇幅宏闊，賦比興雜出，難與毛詩同論界限。朱子雖舊有賦比興之例，然精神莫能詳到，往往爲物論借端，今槩去之，誠以學者能以一氣順行，平千迴百折之中，則賦比興當自得之。若到處凝滯，反失其真矣。

一屈騷解者既多，各偏所得，勢不能無所是非。然君子之于書也，第求其理之是，而不求其說之伸。昔見注家取已所長，擊人所短，甚至

苦相排擠，俾其人無立錫之地而後已。雖明道不可不力，然亦不必過爲已甚。蓋理之然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可以強爭而勝者哉？故此書雖成，海內高明之士，倘能摘其非而進以確解者，不妨見示。俟纂入餘論，必不敢堅執前說以自成鄙固也。

一屈騷所用禽魚草木，僅毛詩十分之一。惟天問二招，多山經海志怪異之物，不可悉究。餘者正宜真知確見，以無負多識之訓。卽不知

者亦當闕疑以俟天下後世廣搜博識以得其真則傳疑猶傳信也古人博物如揚子雲鄭康成郭景純張揖陸璣極爲留心尚多謬誤余于書中鳥獸草木必聞見確切曲釋其形並攷南北土名俾博物君子知其是而然之知其非而辨之其有舊說游移淆混者必闕疑而不敢仍襲誠以千百萬人之心思共攻此一物則不憂不得其真若徒勦說雷同豈學者實踐之功哉

一屈子所涉之地，不無陵谷變遷，然其有功于民物，靈爽光昭，大槩不泯，故其所過所止之地，輒有古蹟俎豆之存，惟王逸以下，誤以今之湖南爲江南，是以湖南湖北江南之地名，確有可據者，反置之不論，其逆流順流，東西南北水陸路徑，俱不分明，則屈子之志，亦因之以晦。余兩涉楚南，三留楚北，詢之耆宿，按之衆圖，繹之屈子之書，髣髴之所涉，得什一于千萬，以俟博物好游君子，攷而證之，其涉